

郑克强 总主编

赣文化通典

Ganwenhua Tongdian



宋明经济卷

Songming Jingji Juan

黄志繁 杨福林 李爱兵/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文化通典

总主编

郑克强

副总主编

王德保 文师华 宋三平



宋明经济卷

黄志繁 杨福林 李爱兵/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赣文化通典·宋明经济卷/郑克强主编;黄志繁分卷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210-05218-0

I. ①赣… II. ①郑… ②黄… III. ①文化史-江西省 ②经济史-江西省-宋代 ③经济史-江西省-明代 IV. ①K295.6 ②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508号

书名:赣文化通典·宋明经济卷

作者:黄志繁 杨福林 李爱兵

责任编辑:徐旻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88629871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1/16 印张:34.75

字数:660千字

ISBN 978-7-210-05218-0

赣版权登字-01-2012-5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88.00元

承印厂: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说 赣(代序)

邵 鸿

南昌大学郑克强教授主编的《赣文化通典》即将出版。这部大书,是我期盼已久、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自1994年江西出现赣文化研究热潮以来,江西历史和文化研究成绩可观,《赣文化通典》是又一新的重要成就,可喜可贺!克强索序于我,盛意不能不有所应命。近年我写过好些综论赣文化的文字,特别是在《江西通史》导论中有较系统的阐述,似乎没有重复的必要。然而讲赣文化,不能不从“赣”字说起,恰恰在这个基本点上,其实还有工作要做。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从辞源学的角度,把对“赣”字的两点认识写出来,命曰“说赣”,权充序言,为《赣文化通典》做一个开篇铺垫并向大家请教。

第一个问题,关于赣字的起源和演变。

因为资料限制,这一问题曾难以解答。

在传世文献中,“赣”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如孔门高足端木赐,字子贡,贡在古籍里常写成赣或贲,赣有赐予之意,名字正相配合。赣也常用作通假字,借为愚戇、戇直之戇。成书于战国的《山海经·海内东经》:“赣水出聂都东山。”郭璞注:“今赣水出南康南野县西北,音感。”同书《海内经》:“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这两条记载不仅是先秦古籍中“赣”字的实例,而且公认是与上古江西地区有关的史料。从此,赣就和江西有了不解之缘。

但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却没有赣字。与之相当的,是贲字,该书卷六:“贲,赐也。从贝,辂省声。贲,籀文贲。”清段玉裁注云:“贲之古义古音,皆与贡不同。”因为依据有限,段说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近几十年来,先秦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玺印、铭刻等考古材料大量出

现,古文字学界对赣字的认识有了决定性突破。从李家浩先生独具慧眼破解“上赣君之谓玺”开始^①,人们逐渐认识到,战国时期赣字有𡗗、𡗘、𡗙、𡗚、𡗛等形体,基本构造是从章、从欠、从贝,欠亦为声符。我们今天熟悉的赣字,实际上是“𡗙”、“𡗚”等形的讹变和俗体字^②。后来赣一直有两种读音,一读干,一读贡^③,应与此有关。在此基础上陈剑先生又发现,早在西周金文中已有赣字,作𡗛、𡗜等形,是一个会意字,像人以双手赐予玉璋,意为赏赐。后来右边的𡗛演变为欠,遂形成了赣字的早期形体“𡗘”^④。陈说得到古文字学界较普遍的认可,可以信据。由此可知,上古赣字字形、字音确不从贡,许慎录“𡗙”而非“𡗚”表现了大师的精审,但也有小误,段玉裁的有关见解则实属卓识。

近期我对古文字材料中的赣字做了进一步考察,得出的认识是:战国及秦代相关诸字出现较多(特别是在数量颇丰的楚、秦系简帛文献中),而“𡗚”字则尚未见^⑤。从已知材料看,“𡗚”字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中,用于子贡之名。可能抄写于西汉前期的定州汉简《论语》,子贡也有写作“子𡗚”或“子𡗛”(当为𡗚的异体)的^⑥。东汉碑铭中亦有实例,如《譙敏碑》及熹平石经《论语》^⑦。但汉代古文字资料中“𡗚”字实例相对很少,马王堆帛书里赣字多作“𡗙”、“𡗘”、“𡗚”等形,但“𡗚”仅上举一例;《汉印文字汇》共收入39个赣字,只有2个从贡,一作“𡗚”,一作“𡗙”;在诸多汉简及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简资料中,赣也绝大部分从贝而不从贡。总的来说,西汉以来伴随着隶书的发展,“𡗚”字出现渐多,但更流

① 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② 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 战国文字声系》下册,第1453—1455页;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第四册,第4041—4043页;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第517页;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第129—130页。

③ 如《集韵》赣江之赣读为古暗切,赣赐之赣读为古洞切。

④ 陈剑:《释西周金文的“𡗙(赣)”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

⑤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一“𡗙”字,可能为“𡗚”字的或体,待证。另新出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中数见“𡗙”字,也很值得注意。

⑥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州汉墓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需要说明的是,该整理小组将简本中十余例子贡、子赣全部隶定为“子𡗛”、“子𡗙”,但据公布的部分摹本,实际多数也作𡗙、𡗘之形,只有个别从贡。

⑦ 据《隶释》卷十四《石经〈论语〉残碑》,“子𡗚”、“子𡗙”各三见。

行的写法仍然是从贝的“贛”、“𧮮”、“𧮯”等形。此外,“贛”虽已出现,但极少见(目前仅见一例,应为东汉之印)。

到魏晋时期,“贛”可能已成为普通写法,“贛”字也流行起来。曾经引起“兰亭序”真伪之争的东晋贛令王兴之、王闽之父子两墓志三见“贛”字^①,这是六朝使用“贛”字以及已知最早将江西贛县写作“贛”的实例。此后,除了少数学者(如唐代开成石经《五经文字》和宋代《广韵》的作者等),一般人已是只知有“贛”,不知其始了。

了解贛的本字和演变,不仅是解说贛文化的第一步,而且也有其他意义。比如由此可以更好地利用新出考古和古文字资料研究江西上古史,又比如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所见先秦两汉乃至更晚古籍中的“贛”或“贛”字,其实是后来抄刻而成,并非本来面目。因而,自刘宋刘澄之以来聚讼一千数百年的“章、贡成贛(水)”之说的确是不能成立的^②,反而是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先有贛水、后有章、贡的说法更值得重视。

第二个问题,以贛为江西简称始于何时?

江西称贛,无疑因为纵贯全境的贛江之故。贛水至晚战国已经得名,然而以“贛”代称江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问题向少讨论,近来翻检史料,发现这其实是很晚近的事情。

西汉初年,在今章、贡二水汇流处设贛县,属豫章郡。此后贛县归属屡有变更,隋唐以来属虔州,为州治。在很长时间里,凡言贛、贛人,均指贛县而言。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钟绍京,《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说他是“灝(贛)人”,新旧《唐书》本传则说是“虔州贛人”^③。又如苏东坡谪贬北归期间,与友人书信屡言“度岭过贛”、“候水过贛”、“已到贛上”,又有名诗《八月七月初入贛,过惶恐滩》,“贛”也都是指贛县和虔州州治之地。

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以虔为虎头不祥,改虔州为贛州。此后,“贛”更多的时候是指贛州(府)全境。试举数例:

①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東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② 刘说见《水经注》卷三十九引。

③ 类似的例子如《九江记》(《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王植新,贛人也”;《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廖)爽,贛人也”;同书卷二七六:“匡齐,贛人也”,其实说的都是“虔州贛人”。

江西(风水)之法,肇于赣杨筠松、曾文辿。及赖大有、谢世南辈,尤精其学。(《王忠文集》卷二十,《丛录》)

绍熙癸丑之秋,赣境大水,至浸于(信丰)县鼓楼两樟之间。(《夷坚志丙》卷一)

江西山皆至五岭、赣上来,自南而北,故皆逆。(《朱子语类》卷二)

明正德十一年(1516),朝廷设“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定为南赣巡抚,下辖南安、赣州、韶州、南雄、汀州等府。清初延续,至康熙四年(1665)正式撤消。这一时期并延及清代中后期,“赣”一般仍指赣州府境,但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赣州与原从虔州分出、清代又同属岭北道(后改赣南道)的南安,在称谓上逐渐接近,“南赣”、“赣南”成为习语。因此,有时就有以赣代指南、赣情形出现。如《明儒言行录》卷八:“赣人性矫野,(王守仁)为立十家牌法,作业出入有纪,又行乡约,设社学,教郡邑子弟歌诗习礼……岭北风俗,为之丕变。”既云“岭北”,显然是指南、赣二府之地。又明《李友华墓志》:“(万历中)巡抚南赣……在赣十四年,威惠甚著”;《盛京通志》卷七十七《胡有升》:“(顺治五年)以总兵出守南赣……六年致仕,赣人思其德。”这里单言的“赣”,则是包括南赣巡抚辖区而言了。

尽管内涵逐步扩大,但直至清后期,“赣”一直只是局促于江西南部一隅,并未成为全省概称。历史上,江西的概称有豫章、江西、江右、西江等,元明时期随着江西行省的设立,也称江、江省,“江”成为江西简称^①。清代朝廷诏奏及官方文书中大量使用“江省”、“江境”、“江抚”、“江、闽”、“江、粤”等语,曾任江西巡抚的蔡士英有《抚江集》一书,说明清代仍然通行。

但“江”作为省称,易与江苏和黑龙江相混(清代两省也可称“江”或“江省”),因而最终未能持久通行,“赣”逐渐取代“江”成为江西简称。现在可

^① 如元人虞集《贡院题名记》:“夫江省,所统郡二十,多以文物称”;明欧阳铎《黄乡保筑城碑》:“赣,江省边邑也”;李振裕《与吉水王明府书》:“江省理学,海内所推”(以上引文均见同治《江西通志》的《艺文志》,该志类似例子很多,不俱引)。又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一《李邦华》:“今异增兵以扼险,江抚驻九江,赣抚驻吉安,以壮虎豹当关之势。”可见当时“江”、“赣”之别是明显的。

断言的是:清末江西称赣已经普遍流行。检《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脚注:南昌大学历史系内部资料本,2005年),最早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五日上海《集成报》转载《申报》“赣省西学”报道,光绪二十七年(1901)有“赣抚被参”、“赣抚李议复新整事宜折”、“赣试不停”、“赣出教案”等报道,从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西、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重庆、武昌、厦门、山东等地多种报刊关于“赣”省的报道多达60条,其后宣统时期短短三年亦近60条。复检《清实录》,咸丰、同治时期官方诏奏中“赣”仍然专指赣州或南赣,“江”则依旧为江西简称,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赣省”出现,以后不断增多,迄光绪末共计6处;《宣统政纪》涉及“赣”省之文激增,多达20处。承廖声丰博士协助检索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中档和军机档,情况和《实录》相似。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护理江西巡抚周浩就厘定江西营制章程上奏折中首见“赣省”,此后亦逐渐增多。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如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江西官报》已见“赣省”字样^①;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发生“浙赣铁路交涉”风波^②;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西铸造发行赣字款铜元;三十四年(1908)七月,留日江西留学生创办《江西》杂志,萍乡汤增璧作《警告全赣书》、《比较赣人与江浙人之对路事》、《赣事拾遗》等文^③;同年江西洋务局汪钟霖《赣中寸牋》印行,等等。这些例证均可证明,光绪末年“赣”称已极普遍,而且民间较公文使用要更早一些。不过应指出的是,清末江西“江”的概称并没有立即被完全取代,而是与“赣”并用,人民国后才逐渐消失。

不言而喻,“赣”称的流行一定不始于光绪末年,而应有一个发展过程。但究竟早到何时,则还需要研究。《清史稿》有以下三条有关记载:

《列传》一五八《牛鉴传》:

“(道光二十二年[1842]耆英等)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略曰: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

《列传》二百七十七《王东槐传》:

^① 《江西官报》当年第十四期载黄大燠、陈三立等人关于创办机器造纸公司的呈文,其中言及:“窃赣省土纸,实为大宗,而海关洋纸,日益进步。”

^② 浙江同乡会当年在日本印行《浙赣铁路事件》一书(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对此有较详记载。

^③ 参周年昌《汤增璧先生传略与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汤增璧》,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道光三十年[1850]奏言)若开矿之举,臣曾疏陈不便,顺天已停,而湘、赣等省试办,惊扰百姓,利害莫测。”

《列传》二百十《王拯传》:

“(同治三年[1864]疏言)拟请饰赣、皖、楚、粤各疆臣,值此事机至紧,无论如何变通为难,总当殚竭血诚,同心共济。”

按说有这几条证据,本可以认为道、同间称江西为“赣”已渐流行。但鉴于以下几方面原因,我以为还有可疑。

其一,我翻检了很多咸同时期的史料,未见江西称“赣”确证;尽管说有易,说无难,特别是我的阅读面相对于浩如烟海的同期史料当然还是太少,但问题是《实录》和档案材料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不慎重了。

其二,我一度认为是同治年间江西称“赣”铁证的赵之谦文献被否定。同治十一年(1872)冬,著名学者和艺术家赵之谦到南昌,协助巡抚刘坤一撰修《江西通志》,光绪十年(1884)逝于江西。其间他在书信中多有谈及在“赣”情形,并有《赣省通志》部分手稿存于上海图书馆^①。但近询该馆有关人士,“赣省通志”四字非搨叔亲笔,而是民国收藏者的题识;而当下拍卖会上出现的诸多赵氏涉“赣”书札,权威的赵之谦墨迹集中不见著录,公认真品的赵氏书札只说“江西”、“江省”、“江右”、“豫章”等,因而疑点甚多。笔者特请教清华大学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邱才桢博士,他断然认为这些拍品全为低仿赝品。据此,以往著录中个别涉“赣”的赵氏书信,也就难为信据了。

其三,《清史稿》成书于民国,编撰者往往用当时语言概括史料,包括诏奏文字。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德宗实录》载: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赣省义宁、新昌二州县交界地方,有黄冈山,久经封禁。”同年《江西官报》上刊登了奏折原文,详尽很多,但这一段内容相同,唯“赣省”写

^① 近年文物拍品中有不少涉“赣”的赵氏手札,如“弟自到赣以来,终日衙参,一差未得,暂居客馆,草草劳人”(西泠印社有限公司2009年春拍品,见博宝拍卖网);“到赣两年仅以志书一差,月薪不满四十,一家八口何以支持”(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年春拍品,见同上);“拟于初冬往赣,为禀到候补之急务也。吾哥如有信致赣,可预书就弟便带去”(北京中汉2011年秋拍品,见中国收藏网);“贺太尊定于正月初十日接首府印,大得蒋公心,到赣总在二月初间,速则正月之杪”(上海鸿海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拍品,见博宝拍卖网)。又《悲庵手札真迹》上册亦有一札云:“到省数月,未获一差,日用应酬,支持不易。赣地之柴米,较吾浙价贱,惟房租甚贵”(民国十四年碧梧山庄石印本)。《赣省通志》稿本见《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1979年自印本,第289页;《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作“江西”。这显然是宣统年间实录馆臣综述奏折时做了改动。因而,《清史稿》的上述三条材料,也就值得存疑了。至少,《牛鉴传》一条明言“略曰”,说明经过作者概括而非原疏文字。

因此,江西简称为“赣”的约定俗成,可能还是光绪朝即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情。我推测清末民初“赣”逐渐替代“江”成为江西简称的原因,应与电报的应用有关。因为费用的昂贵使电报文字大量使用简称,并且要求精确规范,不易误解。鉴于电报在中国的流行正是187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一推测不为无据。我很希望,有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证明或证误我的观点。但显然,相比于许多省份,如蜀、粤、闽、晋、豫、皖、滇、黔、浙、陕等简称的确定均不晚于明代,江西称赣是很晚的事情,距离现在仅百余年。由此,“赣”也走完了它从小到大的历史道路。

搞清赣作为江西简称的时间也是有意义的,至少读古籍时可避免犯错。比如,我们不能把古籍中绝大部分的“赣”当作江西看待;又如在清代档案整理拟题或写文章时,将清初江西称为赣省、江西巡抚称为赣抚也属不够严谨。此外,以赣称来鉴别书画文物,则是一种辨伪的有效手段。

两点认识已如上述。以考据文章代替序言,似乎不合常规。但我想,上述心得对赣文化研究应有裨益,故而还是大胆写出,以供批评。同时我想说,对赣字的考察让我联想到:对于绚丽多彩、丰富深厚的江西历史和文化来说,不仅研究天地极为广阔,而且可能还有许多实属基本的问题仍待关注和解决。研究者需要更加脚踏实地,勤奋努力,细致深入,坚持不懈,才能把研究做到佳境,臻于一流。这是我所热切期望于南昌大学各位朋友的。

2011年最后一日于京华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唐至南唐江西经济发展回顾	1
一、行政区划的变迁	1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3
三、手工业的发展	12
四、商业的发展	18
第二节 宋明经济:赣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物质支撑	23
第三节 地理环境与行政沿革	26
第二章 宋明时期江西土地垦辟与人口增长	34
第一节 宋代江西土地垦辟	37
一、地理与社会环境	37
二、宋代江西地区土地垦辟实况	39
三、宋代江西土地开发的社会效果	51
第二节 明代山地的开发	53
一、区域背景与山区开发概况	53
二、明代赣北山区的开发	57
三、赣南山区的开发	64
四、圩田	77
第三节 宋至明江西人口的增长	79
一、宋代江西地区的人口增长	79
二、明代江西人口的变化	96
第三章 宋明江西农业生产的发展	104
第一节 品种增加与技术进步	104

一、水稻品种的增加和改良	104
二、双季稻与稻麦复种制的出现	112
三、农具的进一步改进和发展	116
第二节 江西粮仓地位的形成	119
第三节 经济作物的种植	129
一、宋元时期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农家经济的兴盛	129
二、明代经济作物的广布与商品经济的繁荣	151
第四章 宋明江西手工业的发展	169
第一节 制瓷业的延绵不绝	169
一、景德镇的陶瓷业	169
二、吉州窑	189
三、南丰白舍窑	193
四、赣州七里镇窑	195
第二节 矿冶业的发展	197
第三节 纺织、造船与造纸、刻书业	206
一、品种齐全的纺织业	206
二、兴旺发达的造船业	208
三、蓬勃发展的造纸与刻书业	209
第四节 宋应星与《天工开物》	213
一、宋应星生平简介	214
二、《天工开物》的内容及其评价	217
第五章 宋明江西商业的繁荣	221
第一节 宋代江西的商业贸易	221
一、商业通道	221
二、市场发展	223
三、经商群体的结构发生改变	225
四、商品流通	227
五、税收	229
第二节 明代江西人口流动	232
一、人地矛盾与明代江西人口流动	233
二、明代江西人口流动的特征	240
第三节 明代江西社会风气的变化	241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江西社会风气的变化	241

二、“求利争利”风气的形成	245
第四节 明代的市镇经济	250
一、江西四大名镇的兴起	250
二、两大钞关及其他小市镇的兴起	257
第六章 回顾与反思	261
第一节 清中晚期至近代江西经济的衰落	261
一、近代江西经济衰落的原因	261
二、晚清江西工业的艰难起步和缓慢发展	290
第二节 回顾与反思	303
附录 1 江右商帮及其组织演变	308
第一节 江右商帮的地理分布	308
第二节 江右商帮的经营行业	328
第三节 江西商帮组织及其演变	345
附录 2 江西宋明经济史料长编	382
宋	382
元	471
明	481
参考文献	513
后记	536

第一章

导 言

本书旨在描述宋至明代江西的经济发展历程及成就。江西历史文化辉煌早已为世人所公认,而宋明时期又是江西历史文化发展的顶峰。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从来不乏江西经济史研究的精深之作,近年更有江西经济史专著出版,但还没有专门梳理宋明时期江西经济的作品出现。^①正是基于此目的,本书有了编纂的需要。希望本书的问世,有助于从经济因素方面加深对赣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江西经济史研究。

第一节 唐至南唐江西经济发展回顾

一、行政区划的变迁

唐以前,江西地区并未成为中央政权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直到唐代,随着江南西道、江南西道观察使的相继设立,江西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逐渐确立。据《旧唐书·地理志》载,今江西地区在唐代设有8个州,共辖37县。具体隶属关系见表1-1。

表 1-1 今江西辖区唐代州县一览

州名	所辖县	辖县数
洪州	南昌、丰城、高安、建昌、新吴、武宁、分宁	7
江州	浔阳、都昌、彭泽	3
饶州	鄱阳、余干、乐平、浮梁	4
信州	上饶、弋阳、贵溪、玉山	4
袁州	宜春、萍乡、新喻	3
吉州	庐陵、太和、安福、新淦、永新	5
抚州	临川、南城、崇仁、南丰	4
虔州	赣、虔化、南康、雩都、信丰、大庾、安远	7

^① 陈荣华等:《江西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析江南道为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和黔中道,并置采访处置使,确立各道治所,“各使置印”^①。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统辖今天江西和湖南2省、安徽南部、湖北东部长江以南地区。今江西地区唐代八州除信州隶属于江南东道外,其余七州都隶属江南西道。

唐乾元元年(758),置“洪吉都防御团练观察处置使兼莫徭军使,领洪、吉、虔、抚、袁五州”^②。唐广德二年(764),洪吉都防御团练观察处置使更名为江南西道观察使,治洪州,管洪、饶、吉、江、袁、虔、信、抚等州。^③

至五代南唐时期,江西地区先后归属于杨吴、南唐政权。江西境内除维持唐代所设八个州级行政区外,还增设了筠州、建武军两个州级行政区。所辖县在唐代37县基础上,先后增建了万载、德安、靖安、清江、瑞昌、铅山、德兴、湖口、吉水、上高、上犹、瑞金、龙南、石城、龙泉(今遂川)、宜黄、东兴、永城18县。江西地区在杨吴、南唐统治时期,已达55县。具体州县隶属关系见表1-2。

表 1-2 五代南唐江西辖区州(军)县一览

州(军)名	所辖县	辖县数
洪州	南昌、丰城、奉新(新吴改名)、靖安(析建昌、奉新、武宁三县地置)、武宁、分宁、建昌	7
筠州(保大十年复置)	高安、上高(分高安置)、万载(顺义元年分高安四乡置)、清江(析高安及新淦地置)	4
饶州	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升元二年升邓公场置)	5
虔州	赣、虔化、南康、雩都、信丰、大庾、上犹(升南康之上犹场置)、瑞金(改雩都之瑞金监置)、龙南(析信丰之虔南场置)、石城(析虔化之石城场置)	11
吉州	庐陵、吉水、太和、安福、龙泉(析太和置)、永新、新淦	7
江州	德化(浔阳改名)、德安、瑞昌(析浔阳之赤乌场置)、湖口(升彭泽之湖口戍置)、彭泽、都昌	6
袁州	宜春、萍乡、新喻	3
信州	上饶、弋阳、贵溪、玉山、铅山(升弋阳之铅山场置)	5
抚州	临川、崇仁、南丰、宜黄(升崇仁之宜黄场置)	4
建武军	南城、东兴、永城	3

① (宋)王浦:《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采访处置使》。
②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六八,表第八,《方镇五》。
③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志第一八,《地理一》。

一个地区州县数量的多寡往往与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唐至南唐以来江西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江西地区唐至南唐以来经济发展的一些轨迹。

第一,江西地区自唐中期以来,开始成为中央政权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其标志为江南西道观察使的设立。这一政治地位的确立显然是与江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①,正是唐中期江西地区经济地位日显重要的真实写照。

第二,州一级行政中心已趋稳定。唐时今江西地区设有8个州,至南唐时8州维持不变,只是新增了筠州和建武军两个州级行政区。这表明唐至南唐江西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发展稳定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经济中心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第三,县一级行政单位增加迅猛,从唐时的37个猛增至南唐时的55个。设县数的增多,通常是一个地区开发程度的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行政区在人口增加与经济开发的研究中,具有指标功能,尤其是县级的基层行政单位更为明显”^②。只有当一个地区人口、开垦的土地等经济指标到达一定的数量,中央政权才会考虑增设县治以加强控制和征收赋税。唐至南唐江西地区新设近20个县,表明这一时期江西地区经历了一个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小高潮。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传统经济时代,衡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土地的开垦、粮食产量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等。本节将从这几项指标着手,对唐至南唐时期江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作一梳理。

1. 劳动力的增加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来,相比于北方的战乱频仍,包括江西地区在内的江南相对较安定,因此江南成为北方移民主要迁入地,当时的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唐肃宗诏书就提到:“又缘顷经逆乱,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③时人李华谓:“今贤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间。”^④《旧唐书》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⑤以上史料中提及

① (唐)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全唐文》卷六六一。

② 黄玫茵:《唐代江西地区开发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年版,第80页。

③ (唐)肃宗:《加恩处分流贬官员诏》,《全唐文》卷四三。

④ (唐)李华:《送张十五往吴中序》,《全唐文》卷三一五。

⑤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八,列传第九八,《权德舆传》。

的“江外”、“江淮”、“江东”，虽然是泛指整个江南地区，但江西地区此时接纳了相当数量的北方移民也应是无疑的。这从《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中对江西地区八州的户数统计可以得到证实，各州户数详见表 1-3。

表 1-3 唐开元和元和时期江西地区八州户数

州名 \ 时期	开元(713—741)	元和(806—820)
洪州	55405	91129
饶州	14062	46166
虔州	32837	26260
吉州	34481	41025
江州	21865	17945
袁州	22335	17226
抚州	24988	24767
信州	—	28711

从表 1-3 可以看出，洪州、饶州、吉州三州户数都有增加，虔州、江州、袁州、抚州四州户数则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信州开元时还未设州，无法看出其户数变化，但户数也较多，排在洪州、饶州、吉州后，列第四位。对于这些州户数的变化不难解释。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中央政权遭受沉重打击，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虽然江西地区受动乱影响较轻，但当地政府对编户齐民的控制受到削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虔州、江州、袁州、抚州官府控制的户数都有减少。而在同样背景下，洪州、饶州、吉州三州户数的增加也不难理解，由于北方移民大量迁入，使得即使有一些原有编户齐民脱离官府的控制，但官府控制总户数还是增加了。由于人口的激增，在洪州和饶州都出现了增设县和乡的情况以加强管理。贞元十六年(800)，洪州刺史李巽鉴于户口激增的情况，奏请分武宁县西界置分宁县。^① 洪州所辖的建昌县(今永修)，代宗大历年间(766—779)，“邻邑慕之来归者众，户口日增，分修智乡，遂为新城乡”。至宪宗元和中(806—820)，“田野阔，户口增，分孝悌、靖安二乡”^②。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记载，从唐开元年间至唐元和年间，饶州由 20 乡增至 69 乡。正是由于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洪州在安史之乱后反而有了较大的发展。史载，“洪州之为连，率也旧矣，自幽蓟外奸加之于师旅，十年之间为巨防焉。当闽越奥区，扼江关重阻，既完且富，行者如归过往之，今大和会。”^③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江南道·洪州·武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正德《南康府志》卷六《职官》。
③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二四《送王司议季友赴洪州序》。